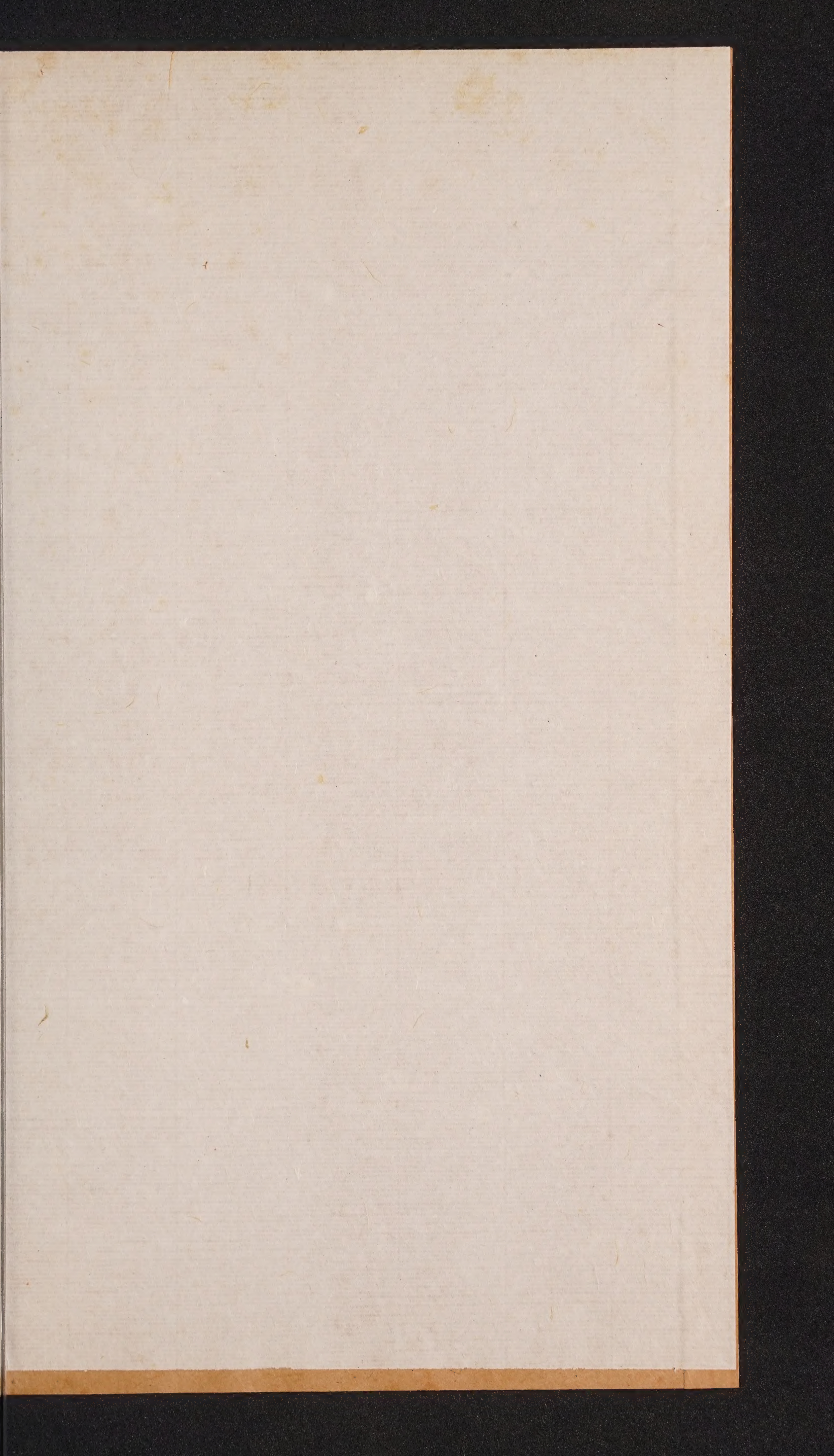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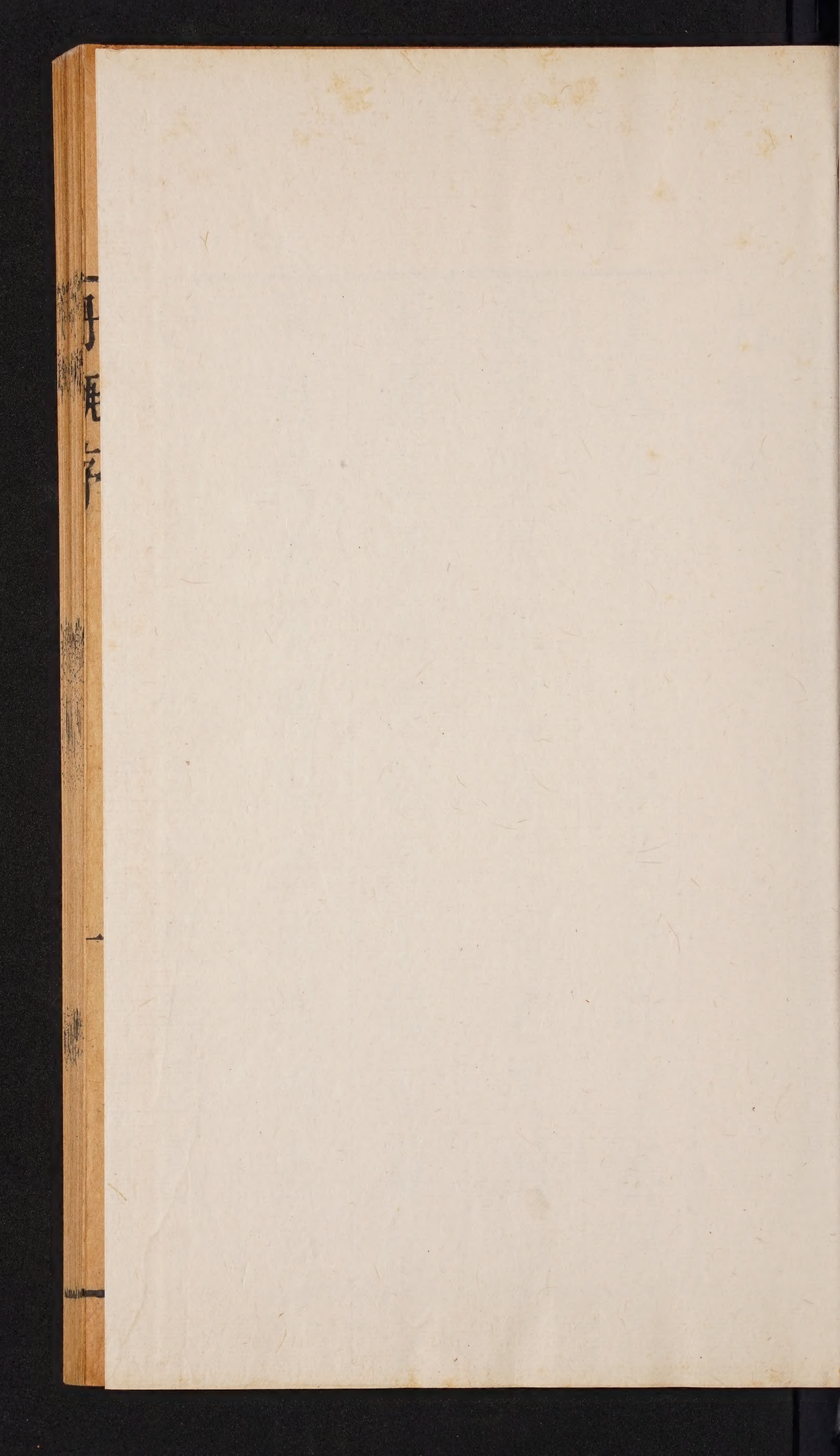








丹𩚵序

了人作語○太上如炎帝時○流雲灑液成瓊漿○服之後天而老○次則如玉饋之酒○美于肉○澄于鏡○玉尊隨取自滿○若吳興馬豆○用虢國夫人廚吏○擣以作餈○齒牙酸礲爲最下○

甚且恐淵明具銅鉢煮粥發火則再拜也著書江村風吹麥浪作餅餌香曰安得不火而熟正饞甚拈伯脩雜席讀之香味觸法闌人入鍊珍堂以食憲章指授女僕撲案嘆曰丹⿰骨毛哉蓋丹⿰骨毛者五穀豐熟

則出不炊而沸五味自發此編心
苗道芽蓬勃腴美絕無烟火至味
飫人寧獨郇公厨舒人筋骨予于
世熖文魔滋味嘗透心火愈熾息
煩懲沸艮籍于斯急爲語世日烹
砂蒸塵何異墮甑豐玉則日不如

荒穀也豐穀而不以玉並寶耶人人有心穀急䕶我丹䭋伯脩曰雜食米麥不能運化又曰取大黃巴豆爲茶飯自惧惧人亦似爲丹䭋說法者

廣快書卷二十二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丹髓　摘袁伯修雜說

予始讀陽明先生集。意不能無疑。及讀先生天泉証道之言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

秘嗟夫先生發藏最上一着許多年不露一點端倪若非龍溪自悟當終身閉口矣大宗匠作用何如哉前輩爲余言陽明接人每遇根性軟弱者則令其詣湛甘泉受學甘泉自負陽明推已歡然相得其實陽明汰去砂礫直尋真金耳于時王龍溪妙年任俠日日在酒肆博瑒中陽明亟欲一會不來也陽明却日令門弟子六博投壺歌呼飲酒久之密遣一弟子瞰龍溪所至

酒家與共賭龍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師門下日日如此龍溪乃驚求見陽明一晤肯便稱弟子矣

李宏甫叙龍溪語録曰陽明之時得道者如林吾不能悉數之獨淮南一泒其傳爲波石山農等波石之後爲趙大洲大洲之後爲豁渠和尚山農之後爲羅近溪近溪爲何心隱心隱之後爲錢懷蘇爲程後臺余客歲見宏甫問曰王心齋之

學何如先生曰此公是一俠客所以相傳一派爲波石山農心隱負萬死不回之氣波石爲左轄時事不甚相干挺然而出爲象蹴死骨肉糜爛山農緣坐船事爲人痛恨非羅近溪捄之危矣心隱直言忤人竟捶死武昌盖由心齋骨剛氣雄奮不顧身故其兒孫如此又王心齋一日與徐波石同行至一溝溝殊濶強波石超波石不得已奮力跳過心齋大呼曰即此便是

趙大洲贈謝給諫序論五薇甚妙語多不載其末一段曰謝子本知與天地萬物同其良也與百姓日用同其能也與千古萬古已去未來之聖哲同其妙悟也疑此者謝子之眞疑也信此者謝子之眞信也眞疑之體卽信體也眞信之用卽眞用也求去其疑非信也求臻其信愈疑也是謂不假修習之心不俟旁求之性也又別江北谷序畧云眞學眞志眞志眞修眞修至虛

至虛至謙至虛無見見卽是我至謙無我我不可見終日乾乾學此而已見起志修我起害志修非真修志非真志敢曰真學夫真學也者不昧不落不着不倚不倚也者學於見聞知識而不倚學於人情事變而不倚以至學於天地而不倚無地無時無事非學而不倚不倚也者無我之謂也見無我則倚於無我不倚也者無見之謂也無見也者見卽是我無我也者我不可

見。此眞見眞我謂之眞志眞修謂之至虛至誠
謂之誠意如是改過謂之改如是懲忿謂之懲
如是徙義謂之徙如是窒慾謂之窒如是自改
自懲自徙自窒謂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謂之
自慊謂之自誠夫誠之者性也非見也北谷子
以告於波石徐子徐子曰趙子恐子之學自見
起見自聖人起故爲斯言也夫見不自聖人起
則吾良知自有不昧而見爲眞我學不自見起

則我良知自有不倚而學爲眞修趙子與子萬友道者也故爲斯言也雖然趙子言之是矣吾猶憂其自見中發也又與胡盧山督學論學畧云來論學通天地萬物與古今人我誠然但云欲爲而藏之以巳立處未充不能了天地萬物也斯言似有未瑩徹處耳愚意謂當云巳立未充故時有滯執處時有礙塞處於此但假漸習薰修久之不息徐徐當徹去矣即徹處謂之先

天而天弗違即未徹謂之後天而奉天時也作

如是功者日用種種色色刹刹塵塵皆在此圓

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凌奪

換轉之境矣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

未晝前也豈可以爲沾滯難於解脫耶且公謂

之了天地萬物古今人我者愚意度之當如李

異人合論謂自他不隔于毫端始終不離於當

念云耳如公云貴任之重有不容已欲爲已任

又立處未充則不免于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古今與我一理也而欲取爲巳任則二之矣是攬之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巳立未充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將之也均之非謂隨順覺性也古今不貴踐履只貴眼明歷落分明雖於日用之中宫私之事情有滯執處念有礙塞處一歸于習氣之累漸資薰修方便而徹之耳

羅近溪先生曰。夫人與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強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念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爲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

影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爲純亦不已。顯望發靈通。以爲宇泰天光。用力愈勞。違心愈遠。豈知孔門學習只一時字。天之心以時而顯。人之心以時而用。時則平平而了無造作。時則常常而初無分別。入居靜室而不異廣庭。出宰事爲而卽同經史。煩囂既遠。趣味自深。如是。則坐愈靜而意愈閒。靜愈久而神愈會。尚何心不眞。道不凝。而聖不可學哉。

又一日演武場講畢父老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先生進講先生問以所自受用處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放下先生顧士夫嘆曰只恐心所持者未必是心也生未達先生遍指面前所有示之云犬衆環侍聽講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朗鳥鳴花發亦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擣否老幼咸躍然而前各有稱說先生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本心因教誨慰撫之莫

不感泣先生強止散去諸士夫復問曰諸老幼所言既是本心則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先生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盖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

也。子於此心渾淪活潑處曾未見得。詎云持守。則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聞見之想像。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復進而質曰。心與意如何相去如此之遠。先生浩然發嘆曰。以意念爲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然矣。又奚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謾謂有志聖學。是猶煑沙而求粥也。衆求指破。先生嘆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此生亦可得以

用力執持矣。衆咸有省。又先生過臨清。忽遘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而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先生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過觸而氣每不動。當勃而目輒不瞋。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錮疾。乃仍昔也。可不亟爲瘳耶。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

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照然君亦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盖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爲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内外調暢如或志意沉滞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爲鬼界令人脉絡糾纏内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縻是尚得爲善學者乎先生驚起叩天伏地

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潛消。血脈循軌。又曰。學者須過信關。未過此關。大信則大進。小信則小進。既過此關。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又曰。疑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慊而思加工。則正是明處。安得謂疑。若當慊意處。能求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有。惟志之廣大而見之深遠者為然。李龍湖先生答周西巖曰。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

然又未嘗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賢知不可使知者。以其意見横胸中也。除是二種。則雖牛馬驢駝等。當其深愁痛苦之時。無不可告以生知語。以佛乘也。據渠見處。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識渠乍生以前。所作所爲。皆是誰主張乎。不幾於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謂目前不敢冐

認作佛既目前無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時佛方眞有則今日不作佛時佛又何處去也或有或無自是識心分別妄爲有無非汝佛有有無也明矣且既自謂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謂此生不能成人乎天下豈有佛外之人人外之佛乎吾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也又答鄧石陽書曰穿衣喫飯卽是人倫物理除却穿衣喫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

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於倫物上識眞空。不當於倫物上辨倫物。故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於倫物上加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眞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忖度。終無自得之日矣。支離易簡之辨正在於此。明察得眞空。則爲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爲行仁義。入于支離而不自覺矣。可不慎乎。昨者

復書眞空十六字已說得無滲漏矣今復爲註解以請正何如所謂空不用空者謂是太虛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則不得謂之太虛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學者專以見性爲極則也邪所謂終不能空者謂若容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眞空塞了一分眞空便是染了一點塵垢此一點塵垢便是千刧繫驢之橛永不能出離矣可不畏乎世間蕩平大路千

人共由萬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別則反不知百姓日用也又四勿說畧曰由中而出者謂之禮從外而入者謂之非禮從天降者謂之禮從人得者謂之非禮由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不識不知而至者謂之禮由耳目聞見心思測度前言往行彷彿比擬而至者謂之非禮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無蹊徑可尋無塗轍可由無藩衛可守無界量可限

無局鑰可啓則於四勿也當不言而喻矣又說
童心曰龍洞山農叙西廂末語云知者勿謂我
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眞心也若以童心爲
不可是以眞心爲不可也夫童心者絶假純眞
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眞心
失却眞心便失却眞人人而非眞全不復有初
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
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走失也蓋方其始

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爲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爲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是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聞見蓋自多讀書識義理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

護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爲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爲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爲政事則政事無根抵著而爲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光輝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

爲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爲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塲是假矮塲何辨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於假人而不盡見於後

世者又豈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西廂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

大洲歸里時徐魯源與吳悟齋同送大洲悟齋極口講道學大洲曰公眞好色徐魯源遂言人愛世上聲色貨利却不愛道曾不知有大捨有大取大洲持杯大言曰我進公一着我這里無取無捨

鄧豁渠昔爲秀才教學寺中大洲亦欲講學寺中以鄧故講于廂房後鄧竊聽大洲法語大喜便執弟子禮大洲亦知其根性猛利可以共學

極愛之。後有來學者。悉令從鄧學。及後鄧有四方之志。大洲畱之不得。遍遊天下。十餘年後。其族人鄧石陽爲衛揮節推。傳聞谿渠。在所屬邑中。大驚曰。以爲死于四方矣。乃在是耶。便尋至府衙中。而大洲先生適入都。過衛。鄧亦往迎。大洲見鄧如隔生。遂下輿同步至官署。鄧聞其父母皆喪。又聞兩弟以尋渠。死楚中。大痛仆地。大洲問。公如此哭。是真情耶。曰。吾父母兄弟俱死。

何爲不眞曰公如不能忘情豈無丘墓耶鄧曰歸亦好但我家計飄零將食土石乎大洲曰此易耳遂作一書付之曰持此向我家歲取若干石爲養鄧亦受之定爲歸計矣遂别大洲蹩往石陽衙中會鄧終日出遊石陽以官舍出入不便止之鄧大怒出大洲紙付石陽忿然去自是絕無消息矣後大洲歸道出保定而鄧亦在焉遣信聞於大洲大洲怒不與相見鄧卒客死保

定人家渠初病時大洲私以十金託一鄉人攜之歸其人竟匿金所著書石陽訪得之今亦不存存東詢錄百分之一耳

西方合論弟中郎箴諸狂禪而作也余爲之引曰香光子避囂山刹禪人過舍見案上有石頭居士所撰淨土合論閱未終篇抗聲言曰念佛一門原用接引中下根至于吾輩洞了本源此心卽是佛更於何處覓佛此心卽是土更于何

處見土實際理中覓生佛去來生死三世之相無一毛頭可得纔說成佛已是剩語何得更有分淨分穢捨此生彼之事若于已處悟得是自在閑人卽淫怒痴皆是阿彌平等道場如如不動何乃舍却已佛拜彼金銅香光子聞而太息曰若汝所言止圖戶角圓滑不知一舉足將墜于火坑也生死無常轉盻卽至如何熟記宗門見成相似之語以爲究竟都云我已成佛不必

念佛若約理而言世間一蚤一虱皆具有如來清淨覺體無二無別乃至諸佛成等正覺証大涅槃本體未嘗增得一分衆生墮三塗趍生死海本體未嘗減却一分如如之體常自不動生死涅槃等是妄見亦無如來亦無衆生于此証入亦無能証之人亦無所証之法泯絕心量超越情有大地無寸土佛之一字向何處安着至於進修法門于無修証中修証于無等級中等

級千差萬别。雖位至等覺。尚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從上祖師所以呵佛斥教。一切皆遮者。止因人心執滯。教相隨語生解。不悟言外之本體。漫執語中之方便。一向說心說性說空說幻。說頓說漸說因說果。千經萬論。無不通曉。及問渠本命元辰。便將經論見成語言。抵對除却見成語言。依舊茫然無措。所謂數他家寶。已無分文。其或有真定修行之人。不見佛性。辛苦行持。

如盲無導。于是諸祖知其流弊。遂用毒手。剗其語言。塞其解路。令其苦參密究。逆生滅流。生滅情盡取舍。念空。始得親生父母歷刼寶藏。却來看經看教。一二如道家中事。然後如說進修。以佛知見。淨治餘習。拜空花之如來。修水月之梵行。登陽燄之階級。度谷響之衆生。不敢寂證。是謂佛種。如供奉問岑大蟲。果上涅槃。天下善知識證否。岑曰。未證。奉曰。何以未證。岑曰。功未齊

于諸聖奉曰若爾何得名爲大善知識岑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也弘辨禪師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潙山曰初心從緣頓悟自理猶有無世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趍向若論諸祖師爲人之處壁立萬仞大大聚中觸之即爛刀鎗林裡動着便燒未曾開

口已隔千里萬里至機緣之外平實商量未嘗盡絕階級盡遮修行傳燈錄中分明詳悉大彗中峰言教尤爲緊切血誠勸勉惟恐空解着人墮落魔事何曾言一悟之後不假修行頓同兩足之尊盡滿涅槃之果後世不識教意不達祖機乃取喝佛罵祖破膽險句以爲行持昔之人爲經論所障猶是雜食米麥不能運化後之人飽記禪宗語句排因撥果越分過頭是日取大

黄巴豆以爲茶飣也自悞悞人弊豈有極自達磨西來立此宗門已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今傳燈錄中如麻如粟同云入悟其實逈別至如般若緣深靈根夙植伽陀破卵香象絕流或見根宗于片言或顯威用于一喝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或有懷出世之心具丈夫之志舍彼塵情務此大事不怙小解惟求實知臥薪嘗膽飯氷吞蘗如此三十

年四十年後或遇明師痛與針劄偷心死盡心華始開此後又須潛行密修銷容餘習法見尚捨。何况非法若趙州除粥飯是雜用心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競競業業如護頭目直至烟銷灰滅自然一念不生業不能繫生死之際隨意自在詰其所証恐亦未能超于上品上生之上何以明之龍樹菩薩宗門之鼻祖也。得大智慧具大辨才住持佛法故

世尊數百年前于楞伽會上逢爲受記然亦不
過曰證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而已而觀經中
上品上生生于彼國一刹那頃亦證初地今宗
門諸大祖師縱使聞離蓋纏語出窩血豈能即
過龍樹龍樹已悟無生無相之義已具不墮階
級之見而生于安養與上品上生所證之果正
等則禪門諸人所證豈能獨過良以上品上生
解第一義還同禪門之悟深信因果還同禪門

之修止是念佛往生別耳然吾以為禪門悟修之士既不能取無餘涅槃同于如來又不肯取有餘涅槃同于二乘必入普賢行願之海若不捨一身受一身濟度衆生則當從一刹至刹供養諸佛既見諸佛還同往生究竟與上品上生止在雁行伯仲之間何以高視祖師輕言淨侶其或悟門已入休歇太早智不入微道難勝習一念不盡即是生死之根業風所牽復入胞胎

如五祖戒出爲東坡青草堂再作曾公隔因之後隨緣流轉道有消而無長業有加而無減還視中下往生之衆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況後世宗風日衰人之根器亦日以劣發心既多不眞功夫又不純一偶于佛祖機鋒知識語言或悟得本來成佛處當下即是處意識行不到語言說不及處一切不可得處將古人語句合會無不相似既得此相似之解即云馳求已歇

我是無事道人識得煩惱如幻則恣情以肆煩惱識得修行本空輒任意以壞修行謂擅本空也反舍擅而取慳謂恐本空也反肆嗔而寘恐言戒則日本無持犯何必重持輕犯言禪則日本無定亂何必舍亂取定聽情順意踏有談空旣云法尚應捨何爲復取非法旣云眞亦不求胡爲舍之求妄旣云修觀習定皆屬有爲之迹何獨貪名求利偏合無爲之道愛憎毀譽之火

纔觸之而即高。生老病死之風。微吹之而已動。爭人爭我。說是說非。甚至以大性爲氣魄。以我慢爲承當。以謟詐爲機用。以誑語爲方便。以敬恣爲遊戲。以穢言爲解粘。讚嘆破律無行之人。侮弄繩趍尺步之士。偏頭理路。故窮玄極妙。莫之蹤跡。盡剗行門。故縱意任心。無復規矩。殳既報仇。子遂行刧。寫烏成馬。展轉差謬。不念世間情欲無涯。隄之尚溢。如何日以圓滑之語。大破

因果之門。決其防藩。導以必流。欲出三塗。無有是處。石頭居士。少念志參禪。根性猛利。十年之內。洞有所入。痛念見境生心。觸途成滯。浮解實情。未能相勝。始約其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海。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而權引中下之疑。未之盡破。又後博觀經論。始知此門全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于是採金口之所宣揚。菩薩之所闡明。諸大善知識之所發揮。附以己意。干

波競起。萬派橫流。詰其涯歸。皆同一源。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爲宗。以悟爲道。以六度萬行爲助因。以深信因果易入門。此論甫成。而同叅發心者。隨欲流通。以解狂禪之惑。香光識劣根微。久爲空見所醉。後讀此論。宿疑氷釋。所以今日不憚苦口。病夫知醫。浪子怜容。汝宜盡剗舊日知見。虛心誦習。自當有入。生死事大。莫久遲疑。于是禪人悲淚交集。作禮而去。

余雖戒殺生而未能忘味。一月之內。尚有十日
食三淨肉。饞習深重。極可厭恨。及讀楞伽至斷
食肉品。見其字字痛切。遂朝夕誦持。用自警策。
夫達磨宗門第一祖。楞伽經達磨印心之經也。
其諄諄戒殺若此。入戒可側。今學者浩浩談宗。
小不重戒。豈不大悖少林之本旨哉。或曰。如此
則悟緩于戒耶。曰何可緩也。種種戒行。總爲悟
設。故未悟則藉戒資薰。已悟則藉戒長養。苟不

頓悟。持戒奚爲。若憒然持戒。云不須悟。是謂發矢不必中鵠。行舟不必到岸。恐勤苦萬刼修。無永離生死之日也。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

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詑謂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知曰党稱慧曰譆稱跳曰蹶稱取曰挻余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証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為誰俾為使格姦為至姦厥田厥賦為其田其賦不可勝記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

至于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司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中間歷晉唐經宋元文士非乏未有公然撏撦古文奄爲已有者昌黎好奇偶一爲之如毛穎等傳一時戲劇他文不然也空同不知篇篇模擬亦謂反正後之文人遂視爲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卽大怒罵爲野路惡道不知空同模擬自一人創之猶不甚可厭迨其

後以一傳百以訛益訛愈趨愈下不足觀矣且空同諸文尚多巳意紀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用時制今却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不撫一統志幾不識爲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叙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乃云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馴雅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佳處彼

尚未夢見也而况能肖子長也乎或曰信如子言古不必學耶余曰古文貴達學達即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于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字入已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于衣袂之中拔毛血于殽核之肉也大抵

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今人之文專期于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

爇香者沉則沉烟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泒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

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

古語陳句幾不免于曳白矣其可醜如此而又號于人曰引古詞傳今事謂之屬文然則二典三謨非天下至文乎而其所引果何代之詞乎

余少時喜讀滄溟鳳洲二先生集二集佳處固不可掩其持論大謬迷誤後學有不容不辨者滄溟贈王序謂視古修詞寧失諸理夫孔子所云辭達者正達此理耳無理則所達爲何物乎無論典謨語孟即諸子百氏誰非談理者道家

則明清淨之理。法家則明賞罰之理。陰陽家則述鬼神之理。墨家則揭儉慈之理。農家則叙耕桑之理。兵家則列奇正變化之理。漢唐宋諸名家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及國朝陽明荊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隨之。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鳳洲藝苑巵言不可具駁。其贈李序曰。六經固理藪已盡。不復措語矣。滄溟強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此一

時遁辭聊以解一二識者模擬之嘲而不知其流毒後學使人狂醉至于今不可解瘉也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鶻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間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

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朱氏解

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夫子夏篤信謹守人也。爲人者必不謹篤。謹篤者必不爲人。果若朱解。夫豈對症之藥乎。愚意當云。君子儒爲人。小人儒爲己。盖爲已則狹隘。而爲人則廣大也。故孔子嘗曰。硜硜然小人哉。硜硜者守已之人也。又曰。大人之學在親民。親民者爲人之人也。譬如一家之中。嬰孩滿室。莫不嗷嗷然徵飯索衣。而被之嗷之者。則其父兄也。盖嬰孩小而父

兄大也。故吾所名小人者。非加之徇私謀利之徒也。徇私謀利之徒。則謂之惡人。豈小人哉。吾所謂小人者。斤斤自守之人也。自一身之外。即爲胡越。自全一身名節之外。即無學問。苟有利于人而損巳之名。決不爲也。即千萬分有利于人。而一二分有損于名。亦決不爲也。夫人一身搏六合之廣。攢人物之聚。而聚爲大骸。令總不注思游神于其間。獨認自首至足。二尺之骸。以

爲我。而日局其盖天盖地之物。以爲之間滕守護。竊竊焉避毀而逭譏。是孟子之所謂從小體而不從大體者也。雖欲不謂之小人。不可得矣。故大人者。譬諸海洋變化。種種蛟龍。種種珠寶。然糞壤宿屍。亦混其中也。小人者。譬諸尺潭清。瑩徹底。錐置寸鱗。猶驚怖不定也。然世人但覩海洋之濁。而不睹其變化之大。但取尺潭之清。而不知其一無所用。此大人之所以棄置于世

也。故當春秋之世。則接輿沮溺爲小人。而孔子之轍環列國爲大人。當戰國之世。則陳仲子之徒爲小人。而孟子之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以應幣聘者爲大人。然孔孟二大人固已當其身不免于季路彭更之疑。而接輿陳仲子百世之後。尚有好事者。收入高士傳甚矣大人之難知而小人之有述也。漢唐以來大人之學不及孔孟而技其一時並肩之賢。則小人之品亦未嘗不

莛楹隔也故叔孫疆諫之時則有張子房爲大人顧厨桃禍之日則有陳大丘爲大人裴炎廷争之日則有狄梁公爲大人謝劉去國之日則有李文正爲大人當其迎四皓弔張讓褫裘牝朝周旋逆竪之時比肩共事之人誰不厭其作僞罪爲諂佞垢其穢濁而卒之大有濟于時艱其從旁怒罵之小人亦陰受其在覆而不知固無異小兒飽啖熟眠忌其爲大人之賜也雖然

余所謂小人者真小人也若陽樹名節陰獵顯膴此又小人之罪人也

君子有才者如張子房諸葛孔明謝安石房杜韓范諸公是也君子無才者如萬石君父子盧懷慎王介甫諸公是也小人有才者如韓非商鞅桑弘羊諸公是也小人無才者不足論有才君子如神龍然飛天駕雲膏沃萬里無才君子如仙鶴孔雀置之園囿足以粧點風景有才小

人如俊鷹快馬可以擊狐搏兎負重致遠無才
小人則凡羽冗毛徧地皆是也大抵神龍難得
而仙鶴也孔雀也鷹也馬也人間不乏故爲豢
鶴之道者處之茂林修竹清流之間而巳爲畜
鷹養馬之道者多與粱肉以致其死力愼加絛
韁以妨其颺去然後使之擊狐搏兎負重行遠
則無不如意也若夫凡羽冗毛彼泛泛然生天
地間聽其自活自死不必問也故清階雅秩林

水也。重爵厚祿粱肉也。文法者條轄也。劇地沖邊則搏擊負載之任也。故孟子曰尊賢使能。尊者降以禮數也。使者畀以事權也。又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位者虛位。職則實職也。盖自古待賢能之道。其不同如此矣。故夫介潔自好之人。而處以劇地。困以衡邊。是駕鸞放鶴而望其獲禽也。長駕遠馭之才。而列之卿寺閒散之署。是鷙鷹翮而傳馬足也。卒使兩長俱匿。而國家不

收其毫末之益豈天所以生此兩人之意哉然

心術可覈而展錯難僞故有才之小人常易見而無才之君子常難知晚世過信德而過疑才重無用而輕有用崇虛而黜眞進名而退實非古人察能授官之義也

君子不器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不成器不克肖此衣冠之蠹也里閈所譏而題才者所擲也而大才全才不幸似之非眞正具眼豪傑

豈能賞識于牝牡外乎然不器不肖所謂大才世不恒出其近似者則漢武帝所謂跅弛之士是已其人往往狂妄任達不拘繩墨亦非肉眼所能輒賞如陳平一縣盡笑羅友好伺人祠往丐餘食狄梁公縱博朝堂褫佞倖裘張齊賢前揖群盜乞食受金冠萊公飛鷹走犬致母投鎚流血嗟夫此等行逕似未可向致堂諸公道也

子瞻范增論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又

謂其去當于羽殺宋義時。余竊謂不然。宋義承敝之策甚疎。且狠愎自用。聽其所爲。必至敗事。項羽殺之。未爲過也。增曷以此去哉。兩虎不俱生。當義羽相待之時。羽不殺義。義必殺羽。事在呼吸。不容遲疑。乃于立談之項立斬上將。如晴空轟雷。掩耳不及。諸將股慄毛竪。不敢支吾。當是時。兵未至鉅鹿。足未履秦關。而已氣盖天下矣。增功名士。遇此英傑。得其立矣。柰何言去。救

趙之役增爲末將安然殺義之謀非增教之耶覩鴻門示玦至于其三其決于殺沛公也固知其決于殺義也至于發疽以死則增實自取之非羽之罪也安有爲人臣當主前援劍撞斗大罵豎子而其主不艴然大怒者然羽竟不怒待之如初其知增信增何如在後之疑增則迫于平之奇謀詭策非羽本心也增剛悍之性稍見侵慢輒怒髮裂眦悻悻求去倘能濡忍旦夕乎

謀必露平謀露則羽待增當益厚當此時楚兵正強君臣謀合秦氏之鹿未知所歸也乃不勝匹夫之忿發疽以死何爲者哉況羽倚增爲謀主雖策不盡用不可謂非知己士爲知己者死即羽事不成亦當白首同歸何忍掉臂棄之哉子瞻不惟取其去而又惜其去之不早何說乎大抵增一褊急之夫終非王佐之才張良以黃石之柔道佐高帝之忍恥固能就帝業以增之

好剛使氣。佐羽之喑啞叱咤。未有能濟者也。而蘇子謂增不去。項羽不亡。亦過矣。

留侯鄴侯。智謀既埒。即一生踪跡。亦多合者。兩侯俱儒者。運籌帷幄。料敵疑神。此一合也。留侯學辟穀導引輕身。鄴侯亦辟穀導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鏁子骨。此二合也。漢易太子。留侯安之。唐易太子。鄴侯安之。此三合也。呂后強留侯食。代宗強鄴侯食肉。爲娶妻。此四合也。留侯遇黃

石授記爲王者師而鄴侯遇懶殘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此五合也兩公俱全身名以殁此六合也兩公眞難優劣也然而爲酉僕易爲鄴侯難何也酉僕言聽計從而鄴侯憂讒畏譏故也一厄於楊國忠而身全再厄於李輔國而身全三厄於元載而身全四厄於常袞而身全非有蓋世之智其免乎要知兩公蓋神仙遊戲人世者也非濁骨能幾也

謝安石新亭從容及圍棋賭墅等事余少時每服其量而疵其矯也今乃知安石妙處正在矯情若出自然有何難乎譬如懸河之辨一旦緘口一石之量忽然止酒乃見定力若口吃而不言惡醉而不飲莫灌不能乎且自古英雄未有不矯而成功者也怯者矯之以至于勇勇者矯之以至于怯攝之乃成順則罔功此類甚衆難以悉數即如荆軻韓信諸人非世所謂殺人不

眂眼英雄哉然而勾踐怒叱則隱嘿逃去市人窘辱則匍伏胯下非所謂矯勇爲怯者耶若安石則眞能矯怯爲勇矣佛氏亦稱無生法忍忍之也者矯之也貧者必憂矯以樂富者必僭矯以禮聖人之道也人易自高矯之以下人易爲雄矯之以雌老氏之學也若是則謝安石之矯吾猶恐其未至也而又何疵焉

口于味四肢于安逸性也然山澤静者不厭脫

粟而啜肥甘者必冐寒出入衝暑拜起之勞人也何口體二性相妨如此乎固好逸亦復惡饑未有厚于四肢而薄于口者淵明夷猶柳下高臥窻前身則逸矣瓶無儲粟三旬九食其如口何哉今考其終始一爲州祭酒再叅建威軍三令彭澤與世人奔丢祿仕以奄饞吻者等耳觀其句薦之辭曰聊欲弦歌爲三徑資及得公田亟命種秫以求一醉由此觀之淵明豈以藜藿

爲清。惡肉食而逃之哉。跡粗之骨不堪拜起。慵惰之性。不性薄書。雖欲不歸而貧。貧而餓。不可得也。子瞻隳括歸去來辭爲哨遍首句云。爲口折腰。因酒棄官。口體交相累。可謂親切矣。辟如好色之人。不幸稟受淸羸。一縱輒死。欲無獨眠。亦不可得。盖命之急于色也。淵明解印而歸。尚可執杖耘丘。持鉢乞食。不至有性命之憂。而長爲縣令。則韓退之所謂抑而行之。必發狂疾。未

有不喪身去命者也然則淵明者但可謂之審緩急識重輕見事透輒去就瞥脫者耳若蕭統魏鶴山諸公所稱殊爲過當淵明達者亦不肯受此不近人情之譽也然自古高士超人萬倍正在見事透徹去就瞥脫何也見事是識去就瞥脫是才其隱識隱才如此其得時而駕識與才可推也若如蕭魏諸公所云不過惡囂就靜厭華樂澹之士耳世亦有禀性孤潔如此者然

非君子所重何足以擬淵明哉。

盧懷慎奉身之具纔一布囊以席蔽雨。范蜀公與同遊。各携茶行。温公以紙爲帖。蜀公用小黑木盒子盛之。温公驚曰。景純乃有茶具。杜衍第室卑陋。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者。衍命盡取白金燕具陳于前。曰。非乏之。雅自不好耳。此三公皆天性儉朴。非由矯節。第五倫身爲二千石。而其妻不免自爨。王良身爲司徒。而使其妻曳

矢

柴則我不能知矣若馮道居茅菴臥一束薪以憂歸里躬自樵爨清苦極矣若淡然無欲者然而事四姓奉十主忍不可忍之辱而不忍棄一官又何也吾親見吾里數人僚壽事極可笑其一以貲雄谷昇村食惟稀糜獨能厚餉插秧傭然每食一粥一醬傭者食畢去而雞遺失案邊其人見而嗟惜以爲醬也遂舐之棄一爲吾同村人手致千金病且萬不肯餌藥親友勸之沉

吟半餉乃應曰吾聞葛道人藥殊驗然無奈價太高何不如且服陳打麥草藥耳未幾死聞者皆大笑此輩豈知惜福之理不過爲兒子積耳



